

文藝創作叢書

韓秀貞

華玉著

文藝創作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新華書店總發行

文藝創作叢書

韓秀貞

玉華著

新華書店總發行

書號：滬 257

韓 秀 貞

著 者： 王 華

編輯者： 文藝創作叢書編委會

出版兼：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滬1)1—10,000 一九五一年一月初版

——文藝創作叢書編輯委員會——

魏金枝	葉籟士	陳學昭	黃源	夏征農	柏山	李俊民	巴金	委員	主任委員
	賴少其	靳以	陳白塵	徐平羽	夏衍	胡風	王統照	于伶	馮雪峯

目 錄

一	全國婦代大會上的韓秀貞	一
二	被辭退的老雇工	五
三	討飯的女孩	一〇
四	童養媳的苦味	一六
五	分家	二〇
六	爹和媽餓死了	二四
七	逃難	三〇
八	到了另一個天下	三六
九	家鄉解放了	四五
一〇	工作人員來到卞家園	五一

一一	韓秀貞出了頭·····	六一
一二	她的第一次豐收·····	六七
一三	光榮的入黨·····	七三
一四	組織起來大生產·····	八三
一五	工作上走了彎路·····	九二
一六	重新整理起來·····	一〇四
一七	卞家園人民的災難·····	一一四
一八	克服困難堅持下去·····	一二三
一九	鎮壓特務大快人心·····	一三六
二〇	第一名勞動英雄·····	一四六
二一	女區長·····	一五三
二二	接受了新的任務·····	一六七

一 全國婦代大會上的韓秀貞

在一九四九年的全國第一次婦代大會上，韓秀貞是一位頂活躍的代表；只要一休息，或是散了會的時候，華東代表團裏，總是先聽到她的歌聲，她那沙啞的嗓子，常常惹得很多人咯咯的發笑；但是，她呵，她卻在人家的笑聲裏唱得更起勁！她還常在飯後的休息時間裏，教代表們扭秧歌，她雖然是一個又粗又壯的身材，但是，扭起來呵！卻是那樣的輕鬆，越扭就越像要飛起來似的！

『三十多歲的人啦，還和小孩子一樣！』有些代表在旁邊議論着她是，韓秀貞這年已經三十二歲了，眼角上已經是一把皺紋，好像比她同歲數的人們更顯得蒼老一些，然而，她的精神卻是比誰都充足的，她穿着一身深藍色的列寧服，一雙黑皮鞋，走起路來，腰板挺的筆直，她胸前掛着五六枚放光的牌子，她一來，老遠裏就聽到一種金屬互相摩擦發出的叮噹的聲音！可是，開始很少人去仔細的看過韓秀貞的胸前究竟是掛着些什麼東西！韓秀貞也沒有主動的去向別

人介紹過這些牌子的來歷，她只是在唱歌或扭起來的時候常說：「翻了身的人，還有光榮起這一霎的嗎？還有比咱再恁的嗎？大家都唱呵！扭起來呵！」

這一天輪着韓秀貞登台講話了，主席拍着她的肩膀向代表們介紹：「這是山東渤海區的勞動英雄……」掌聲響亮的響起來，「我們的模範女區長……」會場上歡呼了！「濟南鐵路局張店辦事處的職工福利科長！」跟着全場的歡呼，水銀燈四下裏一齊亮起來，電影機子噠噠的響了，一羣攝影記者圍滿了主席台，左一個右一個的拍不停手了！韓秀貞被水銀燈的光輝照耀着，臉上特別發亮，特別紅潤，她的嘴唇微微顫抖着發笑，她比在台下年輕得多，漂亮得多了！

會場靜下來，韓秀貞開始講話了，她的嗓子老是沙啞的，她第一句話是：「我完全擁護蔡大姐、鄧大姐的報告，擁護全國民主婦聯的目前任務，擁護共產黨的一切主張！」然後她告訴代表們：她以前是一個吃狗食受牛罪的女人，她要了二十二年飯，共產黨領導她翻了身！現在她已經有了四大畝地——等於三十六中畝，餵着一頭大牛，還和人家辯夥養了一頭大驢子。糧食嗎？真是大倉裏滿，小園裏流呵！當她還沒有向代表們介紹她怎樣成為模範區長，怎樣成了職工的福

利科長時，她的講話時間已超過了預定的一倍時間，主席忍痛的吹了一聲哨子，韓秀貞知道自己講得太囉嗦，紅着臉跳下台來。這時會場上立即同聲的喊着『講呵！講呵！大家正聽得起勁呵！……』主席舉起兩手，把大家的喊聲停住，抱歉的向大家說：『因為要講的人太多太多了，假使大家感到不足，可以在散會後個別訪問，因為時間實在是走得太快啦！』

休息時，韓秀貞就被各地的代表們圍起來了，有的爭着看她胸前的英雄獎章，有的拿着本子叫她給簽字紀念，有的以自己的照片去換她的照片，有的則搶着叫她講『我怎麼成了模範區長的？』特別是待解放地區的代表們，都擠着去用自己的嘴唇吻她的腮，握住她的手託人給她們合拍一個照。記者們則爭着遞名片，主動的去與她約定採訪時間。這時的韓秀貞，心裏只覺得熱呼呼的，臉上也一陣陣的冒火，當她拿筆給別人簽名時，手都發抖了呢！她感到興奮，感到無限的溫暖與光榮。但是，在這一天散了會的時候，韓秀貞沒有首先唱歌，她沈默的坐在汽車上，沈默的和代表們聚了晚餐。同桌的人向她道光榮的英雄敬酒時，她祇是謙虛的還飲一杯。晚上，她沒有去看戲，她一個人坐在宿舍裏想想，她想起了自己已往的苦難，想到今天的光榮，想到自

已怎樣從艱難的路程走了過來，她打開自己新發的大會紀念冊，看着第一頁上毛主席的照片！
她的眼淚滾到腮上，落到毛主席照片上，她不自覺的嗚咽着叫了一聲：「爹爹！」

二 被辭退的老雇工

在山東渤海的博興縣，靠近老黃河崖上，有一個辛店村，這個小村外面，緊靠著一片野林，有兩間小平屋，當劇烈的沙風一來，這座小屋便被搖晃得發抖！每年夏季黃水發漲，這座小屋常常被淹。這是從前一家看林人的遺產！韓秀貞的父親和母親結婚時，用兩吊青錢買來了這個唯一的家業。韓秀貞就是在這間小屋裏降生的。

韓秀貞的父親——韓大，從十一歲就給辛店的高財主家放豬，十九歲力氣大了，便由牧童轉爲長工，他在高家三十五年，高家除了管他吃穿外，別的，連根牛毛也沒給過他！當時的高掌櫃常對這個老實的長工說：『好好幹，你高大叔不能叫你打一輩子光棍子，成家立業的事，我給你包着。』韓大是個老實人，耳朵裏聽不得幾句好話，一聽高掌櫃這麼說，就拚命的給高家出牛力，十五大畝地，都是他一個人耕割。晚上累的腿都不能伸，早上滿天星又下坡。心裏只想着：掌櫃的

不是瞎漢，給咱這光棍子留下個種，下一輩子再給他使喚，還不上算嗎？

韓大三十五歲的這年，掌櫃的大開佛心，把自家十六歲的小丫頭送給了韓大。還給女的各做了一套新衣裳，另外給他五吊安家錢，韓大就這樣的成家立業了。臨拜堂的那天，先去給高掌櫃磕了三個頭。這小丫頭當時雖然並不甘心願意嫁給這麼大的一個男人，不過她想自己是被人家買了身子的人，反正逃不出人家的手掌心，嫁給自己的同路人，總比嫁給財主家當小強些，就勉強強強的合了房。韓大對自己的老婆可真夠好啦，兩個人白天給掌櫃的幹一頓活，晚上齊跑到村外小屋裏去住宿，夜風颯來，野林裏狼嘍虎叫，女孩子膽小，韓大都是用兩手掩着她的耳朵睡覺。有時女的活兒做不完，他便陪她到雞叫，也不肯自己早些回來休息。有時，他還常偷着替女人給掌櫃的剝麻、洗衣裳！有時女人受了氣回家，韓大都是貼着耳朵勸：『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呵！小氣聽着，大氣嚥了，咱的命都在人家手心裏，一星半點的委屈還不能受嗎？』

韓大和自己的老婆，又一直給掌櫃的苦幹了十年，身子就慢慢的不用了。本來，才四十多歲的人，還應該正是有作爲的時候，可是，韓大年輕的時候，下力太狠了，幹起活來連命都不要，這

一來，病早種下了，一上年紀，腿疼腰痠就一齊來了。能拉犁的馬是好馬，不能拉犁了這馬可就不吃香了，從前掌櫃的很少高聲喊過韓大，現在，耳光也常挨在臉上了。掌櫃的這樣罵着韓大：『不知好歹的東西，吃紅肉拉白屎，忘恩負義，老奸巨滑！你這個家業那裏來的？忘了你高大叔對你的心血啦！』

韓大是個老奸巨滑的人嗎？他對掌櫃忠心的連自己骨髓都敲了出來，三十幾年，他是一條牛，他耕了多少地！他是一匹馬，他一直被人騎着，他的血被榨乾了。可是，韓大一聲不響，掌櫃的唾沫噴在他臉上，他連擦都不敢擦呵！他害怕這個飯碗一打碎，就拾不起來啦！

民國八年的秋天，老黃河又發了大水，高掌櫃的地被淹了一半，可是他那一丈多高的老倉廩，水是淹不了的。八月十五這天，掌櫃的打了四兩燒酒，桌上擺上十吊錢，請老長工韓大吃飯，韓大沒等坐下，心就『撲通撲通』跳起來了。因為年年要過中秋節，掌櫃的年年要『灌錫扛』，可是從來沒看見桌上擺過一回錢，這錢，不是個好兆呵！

韓大一杯酒還沒喝完，掌櫃的從裏屋走出來了，他和韓大對面坐着，這樣向他的老長工說：

「韓大，你在我家做了不多不少整三十五年了，我也算對得起你，你是四十五六歲的人，也該問問良心，是哪個把你拉拔大的？哪個幫你成家立業的？現在，你兒女成羣，應該家去享福啦！」

「高大叔，你這是哪裏話？我韓大死了，骨頭也屬於你的啦！這裏就是我的家！」這頓心的韓大，已經讓淚珠子滴在酒杯裏了。

「哪裏是你的家？我沒有你這樣的子孫？不瞞你說，這年頭越來越壞，老黃河漲水淹去我半個家業，我這窮日子也養不起閒人了。你在這裏住了三十多年，總算沒缺你的吃穿，又給你成家立業，現在再給你這十吊錢，你回家過痛快日子去吧！明天，老婆和你，都不要再來了。」

這天深夜，韓大就和自己的老婆一齊被辭退了。回家一看，十歲的秀貞坐在門檻上睡了，三歲的秀英被拴在牀腿上，剛滿一歲的小子在被窩子裏哇哇的叫着……

十吊錢，要養活這五口的家嗎？韓大一聲不響的沈思着。

「推完磨的驢阿！到了該宰的時候了！」老婆餵着頂小的孩子，擦着眼淚說。

「什麼話也不要說了，明天快給孩子們砍根討飯棍，要不，就得喝風啦！」韓大把門檻上的

秀貞、牀腿上的秀英一個個抱到牀上，野風搖晃着這兩間將要倒塌的小平屋，屋裏沒有一點聲音了。

三 討飯的女孩

韓秀貞就是從八月十六這天，開始討飯的！她背着一歲的弟弟，領着三歲的妹妹，在周圍村莊裏幾個高門台上轉着。可是，她從來不到辛店村去要，就是陰天下雨，偶然去一回，也都是躲着高家的大門台，她害怕高爺爺笑話嗎？是的，有志氣的韓秀貞常常搖頭說：『餓死也不吃高家的飯啦！』

老黃河的水一天天的漲着，再加上半個月的連陰秋雨，這辛店一帶的村莊，全變成一片汪洋了。有錢的人家出門都坐『溜子』，討飯的人家哪裏坐得起？韓秀貞都是把褲腳子挽到大腿上，蹣水去討飯。這樣大的水，三歲的妹妹是不能出門了，本來一歲的小子也應該放在家裏的，可是，韓秀貞一定要帶着他出去，她對媽媽說：『我把他帶出去，你在家裏清靜些，可以多編幾雙草鞋，到集上多換碗高粱，咱全家都吃得飽些！』就這樣，韓秀貞每天帶着小子出去討飯，爹爹媽媽

留在家裏編草鞋，半飢半飽的混着日子。

這一天，西南風來得特別緊，黃河的水飛漲起來，韓秀貞一手跨着討飯籃子，一手夾着弟弟，來到一個河岔子上，剛進去，水才沒了膝蓋，一會兒水就沒了腰，她急忙把弟弟舉在頭頂上，用嘴咬着籃子，猛力的向前掙扎着，小小的年紀，怎麼也抵不住這兇猛的黃水，她已經被捲花的浪頭漂起來了！她兩手抓住頭上的弟弟，被浪花一捲一捲的旋轉起來，嘴裏的討飯籃子早已不知漂到那裏去了！忽然，在她的面前浮起了一根木棒，她就用力的向這根木棒抓去，但是，她一鬆手，弟弟就被捲到浪花裏了，等她已經抓住木棒的時候，弟弟的影子早已不見了。

韓秀貞兩手空空的回了家，爹爹媽媽一見她渾身溼漉漉的那個樣子，就知道出了岔子了！問明情況以後，爹爹一聲不響，媽含着眼淚說：『淹死了也好，少一個耍飯鬼！』夜裏，又下大雨，韓秀貞睡熟了，忽然被一種聲音驚醒了。她爬起來一看，爹爹在抽煙，媽媽在牆角上嗚嗚的哭。韓秀貞知道這是自己的過失，又想着被大水漂走了的弟弟，就不覺的也嗚嗚的哭起來了。這哭聲夾着窗外的風聲和雨聲，顯得格外淒涼。